## 灵感

或许可以改成亚伦扮猪吃老虎设定？

灵感：亚伦某天突然人间蒸发，包括海因里希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记得有他这个人，只有卡列扬记得。消失之前，亚伦一直在追卡列扬，卡列扬其实已经心动了，但心里觉得起码要等到亚伦成年。他消失之后，卡列扬开始寻找关于他的线索。

亚卡过去的经历虽然可以没有，仅仅表现年龄差和社会阅历的冲突，但是如果有的话会更充实人物

其实可以写亚伦在某些方面意外地老道，而卡列扬因为一路上都顺风顺水反而不擅长处理某些事情（而且他天生有点缺乏共情能力，所以处理情感纠纷就更不如亚伦拿手）

可以写亚伦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一开始做了某件很熊的事情，后来却能够帮卡列扬安抚病人家属

亚伦曾表情晦暗地告诉卡列扬自己不像他想的那样单纯无辜。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我嗤之以鼻的东西，你却求之若渴。”**

两个人都缺爱，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去治愈，一个执着追求，一个将其看轻。

**人设：**

亚伦在孤儿院的时候曾经暴打了猥亵女孩的老师一顿，然而那人突发心肌梗塞死了，虽然并不是亚伦的责任，但却是他间接造成的，从此身边的孩子和老师都暗中叫他杀人犯，却也不敢惹他，就绕着他走。他说自己打那个人是因为他猥亵，但没有人相信他，除了海因里希。自此他在孤儿院就非常不受人待见，经常被冷落和欺负，但亚伦又是有点想要关注的性格，于是百般惹事，上了中学之后迅速加入不良少年的队伍，海因里希虽然也不良，但是那种非常bug的成绩拔尖的不良少年。直到有一次他和另一个街头帮派火并进了局子，一开始他对警察的劝导无动于衷，认为都是虚伪的不会听人讲话的大人，但是无意中说出护工的事情之后，警察决定相信他的话，前去调查，最后揪出了那个老师的马脚。亚伦自那之后就开始好好学习，希望能进入警校。在gay吧打工也是缺爱的缘故。

卡列扬则是非常早熟，自幼都对父母没什么依赖感，父母工作非常忙，关系也并不和睦，能给他的基本上只剩钱了。在这样的家庭长大，让卡列扬对人情非常淡漠，但表面上却一直装作温柔风流的优秀学生模样，把恋爱当作一次次狩猎游戏，只有技巧没有感情。他很早就自己搬出来住，一直拿奖学金，现在也是自给自足的状态。对亚伦的一见钟情有点像认出了同类，一开始更多的是潜意识里想在亚伦身上补上自己没能得到的感情，但后来却真正被对方吸引产生了爱意。曾经因为对长辈的仰慕而喜欢过西利亚，但后来认清那并非爱情。

救命啊，我也想要一个小我九岁的高中生男朋友/大我九岁的医生男朋友。

17岁高二生 x 26岁医科研究生

亚伦为了攒够大学学费，高二暑假就在一个gay吧当侍应生，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卡列扬。对方一眼就看出来他是这个gay吧里唯一的直男。

亚伦是住读，又是孤儿，一次学校有事找家长的时候他烦躁不堪，在宿舍楼下的电话机呆站许久也不知道打谁的电话。这时他突然想起卡列扬几天前写在餐巾纸上的电话号码还在裤子口袋里。他掏了掏，那张纸已经变成了一坨。鬼使神差地，他真的给卡列扬打了电话，挂断电话后他有些恍惚，甚至把纸摊平深深嗅了一口，做完这一切才觉得自己简直像变态一样。

本来以为只是一面之缘，结果在某一个周末坐地铁出门的时候，亚伦在列车慢下来准备停靠站台时，看到了在站台上的卡列扬，被某种情感驱使着，他扔下海因里希向后面的车厢跑去，终于在卡列扬走进车门的时候正好和他撞了个正着，还装作是偶遇的样子。

卡列扬穿着亚伦没见过的休闲装，正在下班的路上。是很少有的准时下班，脱下了白大褂的他看上去就是一个等地铁的普通青年，戴着耳机划拉着手机屏幕。遇到亚伦之后他礼貌地摘下了亚伦那一侧的耳机，但是看上去依然是漫不经心、有点疲惫且不那么想对话的样子。亚伦问他在听什么歌，他很自然地就把另一只耳机递了过去。亚伦比他高一些，便稍微低下身来凑那只耳机。这时地铁突然颠簸了一下，猝不及防间亚伦没保持住平衡，跌进了卡列扬怀里。这时耳机里正好在放【】

亚伦无意识间踩着卡列扬的影子玩。

亚伦18岁生日那天，两个人确定了关系。但之后等待他们的不是甜蜜的相聚，而是漫长的分离。亚伦很早就和卡列扬说过自己想当警察，之后也如愿报了警校。两个人一起度过了一个热恋期的暑假，但之后亚伦就去了外地上学。年龄差的存在和异地的距离让他们争吵不断，卡列扬进入医院工作面临的压力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两个人分手后有几年都没有联系了。

卡列扬是心脏外科的天才医生。

他的琴声一起，空气清新，万象透明。

那是一大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账，那样糊涂那样发昏才那样美丽。

亚伦和卡列扬在夜晚街边的小店吃烧烤，亚伦和卡列扬说着话太紧张，以至于没注意到食物很烫，被烫到了舌头，还涨红了脸说“我没似”，被卡列扬嘲笑。但之后卡列扬就一直记得他是猫舌很怕烫，每次给他吃的、或者给他倒水的时候就会先凉好。

先还若有所失，稍后连失落感也迷茫失落了。

但这一次他放出了钓饵，却发现咬钩的不是平常的小鱼，而是某种他并不熟悉的生物，它力大无比，凶性难驯，要把钓鱼的人也一起拉进无底的深潭里。

一次做爱时两人玩角色扮演，卡列扬穿着白大褂本色出演医生，而亚伦穿着护士的短裙扮演护士。少年手长腿长，套上白丝袜之后有种难以形容的、不辨性别的美。

关于主治医生的年龄：

26岁是不可能的，30岁罕见。

5后医学本科毕业绝大部分是24-25岁。以广东目前政策（其度他省差不多）最顺利是毕业满7年可以聘为问主治，即31-32岁，但这只是占一部分。因为这中间很多很多考试，比如执业医师，如果迟一年考过，就推答迟一年，回两年就推迟两年，正规本科只有60%第一次考过。主治考试也一样。

一般能做主治的，最最年轻也要30岁。一般多要32岁以上。

（西利亚三十岁，卡列扬二十六岁在做住院见习医生）

第一次约会，亚伦揣度对方的喜好，约卡列扬去美术馆（……），虽然意外地猜中了，但卡列扬看出了他的百无聊赖，于是提出去游乐场。

卡列扬第一次手术失败之后，本来想一个人回家大睡一觉（前一天手术做了通宵），却鬼使神差地去了亚伦在的酒吧。卡列扬挺喜欢揉亚伦的头发，顺手就会揉一揉，称赞一下那减压的手感，但亚伦嘴上很讨厌这种行为。他为了安慰对方就把头微微歪到对方一侧，卡列扬一时间没会过意来，亚伦就又把头往他那边使劲歪了几下，嘴上又不说话。卡列扬揉了揉他的头，假装嫌弃他是不是没洗头，心情却肉眼可见地好了很多。

## 大纲一

5. （卡列扬视角）亚伦给卡列扬打电话，对方没有接，第二天也忘了回，结果第二天亚伦坐地铁去酒吧上班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下班的卡列扬，卡列扬假装对遇到他一点都不惊喜，实际上是欲擒故纵。亚伦邀请对方来酒吧坐一坐。亚伦很不好意思地提出了担保人的请求，此时卡列扬一下子吐了出来。后来他同意观察亚伦一段时间。

6. （亚伦视角）在卡列扬的建议下，亚伦辞掉了gay吧的工作，但其实额外多打了好几份工，为了【】。卡列扬有时候下班早就会来他的学校看看，或者一起吃晚饭，有时候也会帮他补补课。亚伦发现自己的性格和卡列扬不算那么对盘，加之卡列扬的毒舌，两个人免不了经常吵起来，但又都不愿意结束这段“友情”。亚伦依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弯了。

如此一个月，有一天亚伦打工完了回学校的时候正好路过卡列扬医院附近，便一时兴起下了车，但又怕自己的到来太突然，于是在医院楼下徘徊了很久。他进便利店买了杯咖啡打算等卡列扬下班，路过收银台的时候瞟到套套，鬼使神差地伸手过去，结果正好碰到了另一个人的手，一抬头发现居然是戴着口罩的卡列扬。他们“谦让”了一下，最后卡列扬轻笑一声，拿了亚伦最开始打算拿的那一盒，顺手买下了旁边的一盒口香糖扔给亚伦。“我猜你想要的其实是这个吧。“

两人各怀鬼胎地出门，亚伦得知卡列扬这段时间累病了（其实是因为一个难治的病人）。亚伦发现卡列扬似乎还没有脱出工作状态，和平日里有些不同（有一点神经质）。这时两人突然听见小巷里传来一些声音。赶过去之后发现是几个小混混要带走一个女孩。亚伦突然爆发出超出卡列扬想象的愤怒。（以亚伦非常残忍地解决了混混头目为结尾，打架过程省略）

7. 亚伦受了刀伤，而他的精神状态则更让卡列扬担忧，几个小混混都被打进了医院，女孩因为卡列扬的保护而没有受太重的伤。亚伦需要在医院里住两天，卡列扬帮他付了住院费，亚伦强调说以后一定会还给他。

医务室老师让他回宿舍休息不用上课，他没经过卡列扬同意，就自己翻墙去医院找他。在医院，亚伦见到了一个和平日里非常不同的卡列扬，对方因为他的突然到来好像有点紧张，对他受的伤的态度也非常激烈，让亚伦有点奇怪又有点小开心。因为打工，亚伦的数学成绩有点下降，卡列扬提出到他家来补习，他心里其实觉得事情有点越轨了，但话已出口。去了卡列扬家之后两个人吃了一顿晚饭，卡列扬拉了一段小提琴给他听，两个人补习到挺晚。送亚伦回去的晚班巴士上，亚伦因为太困，吵着吵着就倒在卡列扬肩膀上睡着了。醒来之后已经到宿舍，他迷迷糊糊地回到房间才发现包里多了一部手机（老人机）。

7. 西利亚要来医院做一段时间的研究，他发现卡列扬最近心情格外地好，都不那么毒舌了。手术状态也越来越好。随口调侃了几句，居然发现对方的反应不太对。卡列扬觉得自己不能再任凭感情这么野蛮生长下去，并且为自己肮脏的成年人想法感到恶心：他那次帮亚伦补课到很晚，差点就提出了暧昧的性邀请。回到办公室，卡列扬和麻醉师卡洛琳吐槽自己最近的感情困扰，被对方嘲笑并劝解了。卡洛琳认为卡列扬应该集中精神准备下一场重要手术：那会决定卡列扬和莫文谁会成为下一任主刀。卡列扬于是决定让这段关系冷却一下。

8. 亚伦发现卡列扬最近似乎很忙，经常拒绝自己的约饭邀请，便也没有打扰他。他们考完了大学入学考试，但之后海因里希才告诉他自己决定选国际关系，没有选警校。亚伦有一点被背叛的感觉，但是也很尊重对方的决定。他正在紧张地筹划在生日那天向卡列扬表白。他拿着担保书去医院找卡列扬，却正好遇到一个中年男子抄起卡列扬桌上的镇纸往他身上砸，他双手掐住对方的脖子，一个成年男人被他轻轻松松掼到了墙上。对方和卡列扬一开始都极度震惊，回过神来时卡列扬让亚伦马上把人放下来，冷静的声音却让人联想到火山爆发的前兆，呈现出可怕的威压。这时两个人突然发现他们根本不了解彼此，仅仅是几周的分别，就好像突然变成了陌生人一样。此时的卡列扬拒人千里，亚伦不知道如何安慰他，笨拙地问他晚饭还要不要一起吃，卡列扬没有回答就径自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亚伦才从西利亚那里知道这是病人家属，他的儿子刚刚因为卡列扬的一个疏忽死在了手术台上。

9. （倒叙）在那台关键的手术上，卡列扬因为将病人和亚伦联想到了一起而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血从病人心脏喷溅出来，让病人当场死亡，西利亚赶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脑死亡了。其他同事看着卡列扬的眼神理解而怜悯，让他觉得自己就这么被他们同化成了自己所不屑的样子。事后家属的责问也让他不知如何应对。他不想在这种心情下面对亚伦，便离开了。（卡列扬视角观察到亚伦像被抛弃的破布娃娃，暗示他的缺爱和害怕被孤立）收到亚伦的短信后，他告诉亚伦自己这周、下周都没有时间，希望对方能明白自己的意思。

10.（先亚伦视角后两人视角）转眼一周过去，到了亚伦的生日，他一个人来到了海边，小时候感到难过的时候最喜欢来的地方。（倒叙）在过去的一周里，他瞒着海因里希，一个人回到孤儿院，找院长要担保书的签名。对方虽然签了名，却明显非常犹豫。此时他在海边又想起了六年之前站在这里的、迷茫的自己（插叙亚伦幼时在孤儿院的经历）此时他突然觉得自己这样无法管理情绪、遇事被冲动支配的人真的不配当警察，于是把签过字的担保书撕碎了扔进海里。

此时他收到海因里希的短信，他大致猜到发生了什么，也理解亚伦不愿意回孤儿院要担保书，便帮亚伦联系了愿意帮他担保的人。亚伦苦笑了一声，还没来得及回复他，突然收到了卡列扬的短信。

11. （倒叙）海因里希在猜到发生什么之后，按照卡列扬给他的联系方式，向他说明了亚伦的状况

卡列扬为之前的粗鲁道歉，并说依然愿意帮他签担保书，问他在哪里。亚伦说一个人在海边，卡列扬还以为他想不开，连白大褂都忘了脱，急急忙忙就从城市的另一端过来找他。两人一番聊天，卡列扬才意识到亚伦已经考完了，亚伦也才详细地知道卡列扬最近的遭遇：没能选上主任医师，被拖入了“凡人俱乐部”。两个人都忙于处理自己的事情，错过了太多。亚伦和卡列扬讲了自己的前科，并告诉他不再想报警校了。卡列扬拥抱了他并劝说他坚持自己的理想。亚伦开玩笑似的说你签了名就要对我负责了哦，卡列扬这时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真正的想法。

## 大纲二

几个重要时间节点：亚伦毕业考试/毕业典礼 – 暑假开始，亚伦正式开始追求卡列扬 - 卡列扬手术受挫 - 亚伦成年 - 卡列扬医考 – 卡列扬出国

7. （亚伦side）亚伦小心翼翼地进了卡列扬的家门，为这套海景酒店式公寓的豪华而咋舌。他发现虽然医院离学校很远，卡列扬家却离学校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但这一片是中产阶级富人区，天壤之别。通过陈设推断他还单身，因此隐秘地快乐起来，随即因为这份快乐而突然怀疑自己。卡列扬特意让他带了一套换洗衣服（洁癖）（亚伦居然没觉得这样很奇怪，心里觉得卡列扬就是和他之前那些狐朋狗友不一样的存在）（手臂上大片洗掉纹身的痕迹，热水烫过之后发红）。在享用了卡列扬家xxxx、xxxx和xxxx味的泡面（给亚伦额外多打了一个鸡蛋），并观赏了空荡荡的冰箱之后，卡列扬监督亚伦做了一晚上的数学作业，并请他喝牛奶，自己则在一旁写论文。亚伦煞有介事地戴上了一副眼镜框，开启学习模式。过了一会儿，亚伦凑过来看他写的专业术语【这里可以有伏笔，以后的病例】，因为凑得太近（小动物般无意识的亲近），卡列扬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被小孩抗拒了。卡列扬一时冲动提出了暧昧的性邀请（问他晚上有没有空之类），但被亚伦理解错了意思。亚伦对卡列扬将自己看作小屁孩一事感到愤怒，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些什么。第二天海因里希才知道他昨晚去了卡列扬家，整个人平移避开了一米（“你别过来！”），亚伦表示什么都没发生，被海因里希疯狂吐槽。（亚伦对路过的女生开了一个下流玩笑）

8. （卡列扬side）卡列扬觉得自己不能再任凭感情这么野蛮生长下去，并且为自己肮脏的成年人想法感到恶心。回到办公室，卡列扬和麻醉师卡洛琳吐槽自己最近的感情困扰，被对方嘲笑并劝解了。卡洛琳是卡列扬同届的研究生，见习麻醉师，和卡列扬是互相斗嘴给对方找绊子，但关键时刻合作还挺默契的工作搭档。卡洛琳认为卡列扬应该集中精神准备下一场重要手术：那会决定卡列扬是否能成为下一任助理医师（现在的主刀是艾伯尔，助理是莫文）。并告诉他西利亚最近要来医院一段时间。卡列扬于是决定让这段关系冷却一下。

自从发现卡洛琳是蕾丝边（有一个异地恋富豪女友）之后，两人的关系就有了微妙的变化。“我新染的头发好看吗？”“不赖。”“不要敷衍我。”“像狐狸尾巴。”“老娘要和女朋友视频了，现在滚吧。”

“脸红可就有点恶心了。”“滚，这是压出来的红印子。”

“哇哦，你真是好守公德一男的。”

9. （亚伦side）卡列扬告诉亚伦自己下周三下下周三都没时间，希望亚伦明白言下之意。然而亚伦并没理解。某个不是周三的一天，亚伦下意识地来到医院，因为自己想七想八而和卡列扬赌气起来。他无意识地翻起了手机里偷拍卡列扬的照片，然后发觉自己的行为如同变态。卡列扬其实是下楼来帮整个科室的人买咖啡，两人各怀鬼胎地出门，亚伦得知卡列扬这段时间累病了（卡列扬说是因为一个难治的病人）。亚伦发现卡列扬似乎还没有脱出工作状态，和平日里有些不同（有一点神经质，带着眼镜之后社会人的感觉格外强烈，色气）。

亚伦本来想跟卡列扬上楼，被对方（好像有点不耐烦地）拦了下来，两人在医院门口僵持，没想到这时卡洛琳突然出现。卡洛琳把手搭在卡列扬肩膀上，让他介绍介绍，亚伦却主动抢话报上了姓名，一瞬间有种莫名的敌意，让卡洛琳挑了挑眉。自从上次卡列扬和她吐露心事之后，卡列扬有一个“小男朋友”的消息“不知为何”传遍了整个科室，这给了其他人一个找到这个天才见习生八卦的绝佳入口。这时卡洛琳把亚伦骗上了楼，来到科室，遭到了所有人的围观，有人给他毛巾擦头发，有人给他（粉色的）护士服外套保暖，卡列扬借口查房迅速离开，希望亚伦赶紧觉得无聊然后自己回去，结果亚伦就一直在科室的小桌子上打游戏（贪吃蛇）（老人机没话费已经很久了），打了一会儿又开始写作业，不断有来来往往的人给他投喂吃的。过了一会儿西利亚来了，问他干嘛，亚伦认出他是照片上那人，下意识用了敬语：您是？亚伦说在等卡列扬，西利亚问你等他是有什么事情吗，亚伦突然愣住，发现自己好像没什么事情，所以到底是为什么要在这里傻等？西利亚看他懵懵的样子觉得好玩，心里也明白了大半，便打了个电话给卡列扬让他别查房了，回来接人。

10.（卡列扬side）先描写一下卡列扬查房，嘱咐实习生的情景。侧面写一下独身主义。卡列扬为了多拖一下时间，来到了临终关怀病房，在那里和朗费罗聊了一会儿天（可以在这里讲西利亚给的访问机会）。西利亚打电话过来说亚伦还没走，卡列扬给气傻了，又气亚伦不看人眼色，又气他居然被西利亚看到了。气归气还是打车送亚伦回了学校。路上亚伦问起卡列扬去的临终病房（此处可以为亚伦自己的经历做伏笔）。此时已经差不多十一点了，小孩竟然靠在他肩膀上睡着了。卡列扬读出了他来找自己是因为想念，和逐渐滋生的依赖，他又有一种本能的冲动想要逃离了。他进入一段感情从来不考虑后果，及时行乐，因为他不想要后果，但这次他不由自主地想为对方的未来考虑。

11. （亚伦side）亚伦第二天发现自己衣服口袋里多了一张签过字的担保书，他终于发觉卡列扬可能不想见到自己了，但此时他还以为是对方被自己弄烦了，觉得有些焦虑。海因里希一语点醒他：担保书你已经拿到了，那还管对方的心情做什么？亚伦终于承认自己不想失去卡列扬，但此时他并没意识到“喜欢”，因为他并不承认自己被掰弯了（海因里希：你不要侮辱直男啊！），这个心情一旦明确，他的行动力就变得极其强。为了找到和卡列扬见面的理由，他让海因里希装成心脏病人（“你才有病”海因里希说。），于是两个人在一个周末又去了卡列扬工作的医院。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真的心脏病人——来医院找西利亚的希尔达（养子），嘴唇发紫，面色也不对，没过一会儿就倒地呼吸困难，亚伦回想起卡列扬无意中告诉他的急救方式，进行了急救，并迅速联系了卡列扬。当时艾伯尔和莫文正好在进行另一台手术，卡列扬临时上阵，手术还算成功，小孩得到及时的急救，活了下来。后来得知这个小孩是医学院教授西利亚收养的，患有某种很难治愈的先天性心脏病。西利亚对海因里希和亚伦表达了感激，对卡列扬则表示了赏识（暗示下一任助理医师的位置）。在人群中，卡列扬向亚伦投去难以言喻的眼神。亚伦随后想去找卡列扬，却意识到对方在躲自己，有些怅然若失。

海因里希自那之后就经常去医院看望希尔达，也因此和西利亚熟了起来。

12. （卡列扬side倒叙）西利亚表示有一个珍贵的出国访问机会，希望卡列扬能去，卡列扬非常心动，但似乎有些犹豫（因为亚伦在本地上大学，而卡列扬对于这座城市因为有了亚伦的存在而有了归属感）。西利亚调侃说发现卡列扬最近心情格外地好，都不那么毒舌了。手术状态也越来越好，是不是谈恋爱了。并好整以暇地观察卡列扬的反应。但之后，他马上把平板递给卡列扬，给他看一则五年前的新闻：孤儿院儿童杀死老师，农夫与蛇的故事，因为西利亚当时是那台手术的主刀，所以对亚伦的脸和名字还有印象，上次见到亚伦之后回忆起这件事。（这一段可以只写到西利亚给卡列扬看平板）

卡洛琳见过亚伦之后觉得他是真的喜欢卡列扬，在卡列扬魂不守舍，差点手术出岔子之后，她质问卡列扬“为什么要把两情相悦的事情搞得像援交“，并且说”他喜欢你，连我这个外人都看得出。“卡列扬却说亚伦的感情可能是错置的，他终究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上了大学见过社会之后就会发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合适的恋爱对象。并说“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暗示对西利亚的单恋）卡洛琳沉默了一下，有些惺惺相惜，说”大天才，欢迎来到凡人俱乐部。“（有第一次陷入情网的意味）

13. （亚伦side）为了表达感激，西利亚请卡列扬、亚伦和海因里希三个人吃自助。亚伦一开始还十分局促（从来没吃过自助），后来抵挡不住新鲜感，吃得非常开心。结果吃到一半卡列扬就被一个电话叫走了，过了好久都没回来，亚伦发现卡列扬并没吃多少（胃病），而且他一走之后好像再好吃的东西都不香了。于是借着加饮料的机会去外面的小花园找卡列扬，远远地看到他好像在安慰谁，挂了电话之后拿着手机呆呆地站着。他在原地站了很久，直到卡列扬收拾好心情转过身来。这是他们在担保书之后的第一次独处，亚伦笨拙地问卡列扬发生了什么，卡列扬告诉他有个预后不太好的病人去世了，他刚刚在安慰家属。亚伦沉默了一会儿，想着这个人虽然表面上对人情非常淡漠，但实际上是个非常温柔的人，善良而优秀，好像显得离他很近，但实际上却那么远。自己现在这样帮不上任何忙。正在这时卡列扬又收到了一个电话，是医院通知他朗费罗情况不太好。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通知，只好告诉了卡列扬。亚伦递给卡列扬一杯温开水，让他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卡列扬有些惊讶他留意到了自己的胃病，温开水虽然看上去非常直男，但确实是他此时此刻最想喝的东西。在某种情绪的驱动下，亚伦吻了卡列扬，后者短暂震惊后将他推开。亚伦自己一时间也沉浸在震惊中，卡列扬从他的表情推测出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心意。

14. （亚伦side）亚伦递交了担保书，但老师却因为他此前在孤儿院的事迹而对他和担保书都持有怀疑态度。亚伦得知海因里希最后居然背着自己填了医学院，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但最终也理解了朋友。（海因里希成绩本来就比他好）他和朋友们出去hang out了一阵，心情却依然沉重，并且有种空虚感，晚上躺在宿舍的床上鬼使神差地想着卡列扬产生了欲望，甚至是一些暴力的想法，把他自己都吓到。结果第二天他上课的时候突然被老师叫了出去，卡列扬站在老师身旁，引起同学们（注意亚伦读的是男校，不能描写女学生）的一阵骚动（卡列扬认真打扮了一番，气质太出众了）。

15.（卡列扬side）（倒叙）前一天晚上，卡列扬突然收到老师的电话，老师问卡列扬和亚伦的关系，卡列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亚伦救希尔达的经过，让老师对亚伦改观了一些（片刻的沉默）。但随即便告诉卡列扬，亚伦“杀人犯”的名号和初中的劣迹，希望他好好考虑。卡列扬表示自己会请半天假来学校，并连夜翻出了多年前心脏病死去的那个老师在医院的抢救记录。在办公室，亚伦讲出了自己的经历，卡列扬听后表示自己愿意继续为他做担保人，并拿出抢救记录打消了老师的疑虑。在校园里，卡列扬再一次在心里感叹亚伦的年轻，当亚伦试探他的态度时，直截了当地告诉亚伦自己有过非分之想，并且向他道歉，此次是了结了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希望亚伦之后不必再和他有联系，把心思放在考试上。突如其来的绝交声明让亚伦又无措又愤怒，忍不住提高了音量反驳，卡列扬却让他想清楚这种感情究竟是喜欢、还是对长辈的关注的渴望、还是因为一直在男校而没有机会接触女性、对自己的性向产生的误解。

16. （亚伦side）亚伦没有联系海因里希和其他任何朋友，自己去海边想了很久（想的过程可以略过），然后确定了自己对卡列扬的想法并不仅仅是对自幼缺乏的长辈的爱的补偿，而是真正的喜欢，但他决定自己必须做好当下的事，才能成为配得上卡列扬的人。毕业考试结束，人生中最开心的一个夏天开始了。毕业典礼上西利亚带着希尔达出现了，卡列扬也远远地看了一眼，本想默默离开（以为亚伦想清楚之后就对自己不感兴趣了），却被亚伦堵在了校园的某处，一通极其流氓且强势的上下其手（“你不是说对我有‘非分之想’么？是这样的非分之想吗？”），公开场合的挑拨让刺激来得更加快且强烈，卡列扬的喘息和动情的神色和平日里的刻薄形成极其煽情的对比，让亚伦有种在这里办了他的冲动，卡列扬的手机却在这时响了（”这通电话救了你啊，医生。“）。

17. （卡列扬side）暑假开始，亚伦对卡列扬展开了疯狂而大胆的追求，比如每次一打工完就骑着自己买的自行车来医院楼下蹲点，这次是真的闹得心外科科室乃至整个外科人尽皆知。但此时卡列扬反而有点退缩，因为这一次他也是真的认真了，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让他害怕这段感情因为自己的性格而惨淡收尾，但亚伦似乎很有耐心。对卡列扬袒露自己的全部之后，亚伦之前那层装乖的皮彻底褪掉了，露出了顽劣而强势的一面。

18.（亚伦side）毕业之后，他用攒的钱和海因里希、伊萨克一起租了房子，彻底独立于孤儿院。暑假也一直在做兼职，兼职之余还在医院的临终病房当志愿者。从临终病人（朗费罗）口中听闻了卡列扬常来看望的事情，还老是催亚伦赶紧去把卡列扬拿下。但对方不知道是因为太忙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次都没被他堵到过。终于有一天卡洛琳下楼来，让亚伦请她一块甜品就告诉他更多，亚伦忍痛请了，但语言之间对卡洛琳并不客气，让卡洛琳惊叹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卡洛琳说卡列扬让你不要来了，但她自己觉得亚伦很有希望，让亚伦赶紧收了卡列扬这个祸害，而且告诉亚伦，卡列扬最近真的很忙，因为一个重要病例的手术、和医考同时临近了。亚伦有些犹豫地问起卡列扬的家庭情况，卡洛琳表示她也不清楚，只知道并不幸福。

19. （卡列扬side）卡列扬忙到要崩溃，连轴转的住院医值班和见缝插针的医考复习简直要把他都拖垮。亚伦好像知道了什么，非常体贴地没来打扰他，但时不时会送一些小温暖（自己做的便当之类，“要好好吃饭喔”），并托卡列扬的同事带给他。忙的间隙看到关于亚伦的小事，让卡列扬心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感与温暖感。卡列扬在医院和海因里希（跟在西利亚身边）相遇之后，起初的惊讶和随后的斗嘴（海因里希已经在西利亚的帮助下进入医院实习）。

某天上午两个人在医院偶然碰到，卡列扬刚好值完通宵，亚伦手足无措地解释自己不是故意来堵他的，急急忙忙要走，但眼神里的想念和渴望根本藏不住。卡列扬于是笑着说既然碰上了就聊聊呗。两人在医院草坪边的长椅聊天，中途有小孩子来和卡列扬打招呼。亚伦突然问起“如果一个人罪大恶极，得了心脏病要做手术，你们会有什么别的想法吗？”卡列扬说不会，每个人都有活着的权利。亚伦讲出了自己在孤儿院的经历，卡列扬解开了他的心结。

手术的那天终于来了。

20. （亚伦side）亚伦等着做完手术的卡列扬，没想到却看到激动的家属正准备对卡列扬施暴，而卡列扬竟然就站在原地没有反抗的意思。亚伦没多想就上前拉开了家属，卡列扬原本以为他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准备拦住他，没想到他非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安抚了家属的情绪。而后又不由分说地牵着卡列扬带走了，在医院的楼梯间台阶上，亚伦用摸头安慰了卡列扬，让他能够直面第一次的失败，冷静下来用最好的状态处理余下的纠纷，并且告诉他自己会在这里等着。

21. 晚上，两人去了第一次相遇的酒吧，打算好好把话说开。卡列扬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关于未来、异地的艰难等等，亚伦体会到了他对这段感情的认真，但却直率地表示既然互相喜欢为什么不能享受现在？他去了吧台后面，给卡列扬调了一杯酒“初夏”，并且正式向他表白。卡列扬同意了，但是说，至少要等他成年才可以开始交往。

22. 虽然失去了助理医师的职位，但出国访问给了卡列扬更好的发展机会。亚伦十八岁生日那天，正好是卡列扬离开的前夜，又正好全城大停电，亚伦滑着滑板去卡列扬家楼下，向他提出正式的交往请求，两个人走路去海边聊天，亚伦说“我没办法给你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的爱，但我会用我的方式爱你，会给你一个青少年全部的爱。”两人在夜晚的街道上行走，亚伦偷偷地去牵卡列扬的手，因为突然经过的（维修电路的）电动车而骤然收回了手，却被卡列扬抓住。少年人整个人像熟了一样，从脖子红到脸，虽然gay吧也混过，社会青年也当过，但这是他第一次牵恋爱对象的手，反应意外地青涩。卡列扬夸他可爱，并说了一句类似于“想要马上和他上床”的话，亚伦发现卡列扬嘴上虽然说着很成年人的话，脸上却也有微醺一样的红，这种对比实在太让人心动，亚伦终于忍不住在街上就吻了他，并且把他往肩膀上一扛就往家里冲。

番外：亚伦上了大学之后，回来和卡列扬女装打的那一炮。他们打了一个赌，如果亚伦赢，卡列扬就要穿警察制服扮演被亚伦（囚犯）袭击后失败，如果卡列扬赢，亚伦就要扮演被卡列扬潜规则的护士。

## 片段

突降暴雨

手术中间说笑话缓解压力

身体和心灵就像丈夫和妻子，并不总会约好一起去死。

夜班巴士把他晃得昏昏欲睡，但许久未得到正确对待的胃却忠实地昭示着存在感。他撑起眼皮打量着凌晨时分的城市，远处路灯映亮羊肠小道，错综复杂的道路就像方才他手下病人的血管结构。

生活是怎么一步一步将他逼到这里？他疲惫得几乎无法继续思考这个问题。上大学时他酗酒、逃课，绞尽脑汁想要摆脱父母安排的安稳命运，却直到父母都已不在时才明白命运终究是握在自己手里，谁都拿不去。旁人艳羡他天才的名头，当他总能举重若轻、漫不经心，却不知道这份才能恐怕是上天赠与他的唯一一份礼物——或许根本就是诅咒也说不定。

毕业后三年就在主任医师手下做助手，是万里挑一的优秀了。不止一次有人对他说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或赞赏或嫉妒。但只有和他足够熟悉的人才明白，这三年他是如何重复着自我折磨。

不是生活如何将他逼到这里，而是他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像一管牙膏

他每上一次手术台都是在与自己拉锯。

水车

外科医生或多或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一听见救护车的声音，一看见流血场面就兴奋无比，无论先前是多么疲惫，都会杂念全无一心赴救。

我们这些外科见习医生个个长期睡眠不足，不过说老实话，睡觉也没多大意思，那是我们偶尔周末放假时才做的事。

睡眠不足下，是外科医生的变态人格在勉力支撑——不畏压力，善于冒险，去掉共情。渐渐地，我也加入了这个只对少数人开放的俱乐部。

**我要说的，海风已替我说了。**

亚伦为了买手机，打了好几份工，就是不肯找卡列扬借钱，卡列扬知道后给他买了一部老人机。

课业下降，补课

卡列扬因为宿醉、没吃晚饭、疲惫和逞强喝酒，讲到一半吐了。

1：1，丢脸次数打平了。

“大天才，欢迎来到凡人的世界。”卡洛琳说。

这就是他们乱七八糟的初识了。

亚伦十二岁时在孤儿院差点杀了人。一个五十来岁的男性护工经常打骂弱小的孩子，有一天海因里希还敏锐地发现他似乎对小女孩做了什么。他们向其他护工反应，但他们并没有在小孩身上发现任何淤青，小孩自己也拒绝承认，由于那个护工平时非常和蔼，几乎没有人怀疑他。两个人一方面愤怒，一方面又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遭到这样的对待，便偷了一些剃须刀片防身。某天，他们有一次听到门后压抑的喊叫声，终于忍不住撞开了门。护工和他们都愣住了，过了一会儿，对方反应了过来，彻底撕破了和善的面具，举起铁质的椅子朝他们砸来。在愤怒和恐惧的驱使下，亚伦像猎豹一样跃起按住那人的头，狠狠往桌角砸去。对方当场就失去了意识，他又掏出剃须刀片划进了他的脖颈，准备彻底将他杀死，那一瞬间他迸发出强烈的杀意和快意。然而海因里希拉住了他。

事后那个护工变成了一个瘫痪的废人，但在小女孩和海因里希的作证下，亚伦的行动被判定为正当防卫。当时来处理这个案件的警察对亚伦投来的温和而悲悯的眼神，让他心底产生了想要做一个警察的想法。

但亚伦之后一直觉得心里养着一头蠢蠢欲动的猛兽，在受到刺激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的攻击欲望。

海因里希走在路上发现一个小孩嘴唇发紫，面色也不对，没过一会儿就倒地呼吸困难，海因里希用学校学过的急救知识缓解了症状，并迅速联系了卡列扬。当时艾伯尔正好在进行另一台手术，卡列扬临时上阵，手术还算成功，小孩得到及时的急救，活了下来。后来得知这个小孩是医学院教授西利亚收养的，患有某种很难治愈的先天性心脏病。西利亚对海因里希表达了感激，对卡列扬则表示了赏识。

卡列扬素来非常敬仰西利亚，但因为他一直不怎么用功，读的大学不算好，成绩也不算拔尖（虽然临床纪录极佳），这次西利亚提出要带他出国做项目，卡列扬非常激动，但转念一想，亚伦大概是要念本地的大学，这么一分开估计两个人就真的没什么机会了，遂没有立刻答应。

卡列扬和西利亚一起去参加了两个人的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上，卡列扬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已经离亚伦所在的青春年月太远了，他不想因为自私，就去用成年人的那些诡计去骗取少年人的心，限制亚伦未来的发展，同时他也更加觉得亚伦对自己的感情不可能是爱意，决定在陷得更深之前抽身而出。

那天晚上亚伦和海因里希一起去了班上同学的毕业酒会，并告诉大家自己准备借酒壮胆去表白。他约了卡列扬在一个【对他而言有特殊意义的地方】见面，离开酒会的时候差不多十点多了，快到约定地点时却遇到几个小混混在调戏女孩，他本来只打算上去教训一下他们，但当其中一个人掏出刀子的时候，打斗变味了，亚伦无法控制自己而将夺来的刀子插进了那个人的胸口。卡列扬闻声赶来的时候，正看到血喷了亚伦一脸。

卡列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紧叫来救护车开始手术。毕业典礼的第二天正好是亚伦的十八岁生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死了，亚伦就要负刑事责任，当警察的前途就完蛋了。因为无法保持冷静，卡列扬险些酿成大错，幸好西利亚赶来接下他的活，人救了下来。但是亚伦已经在崩溃中撕毁了卡列扬签字的担保书，对卡列扬承认说自己一直骗了他，没有告诉他自己差点杀人的前科，并觉得自己不配当警察。

卡列扬表面上笨拙地安慰着他，“不就是一份担保书吗，我再给你签多少份都没问题“，内心却隐隐有些开心（确认了亚伦和自己一样是有些病态的人）。他一方面为自己的心理所不齿，一方面却像上瘾一样越陷越深。

最终亚伦的行为（再次）被判定为正当防卫，并且也获准了继续在警校入学，只是需要接受特别的心理干预。为了让自己冷静一段时间，思考如何对待这段关系，卡列扬还是决定和西利亚一起外出做项目。结果亚伦误以为他要溜，准备在酒吧把他灌醉之后结结实实干一顿，可是却反而被卡列扬灌醉了带进房间，虽然最后他还是凭借蛮力把卡列扬结结实实干了一顿（……）

亚伦清醒之后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得要死，但卡列扬却表示他意外地发现自己挺喜欢粗暴一些的性爱，并顺便调戏了一把亚伦。两个人算是正式确定了关系。

最后，亚伦去机场送别了卡列扬，对方说夏天结束之前会回到他身边。

以前有人问我做手术焦不焦虑，我是怎么回答的？“才不，又不是我躺在手术台上！”虽然我现在也不算焦虑，但我毕竟是在一个陌生而危险的环境里做一台没有验证过的手术，我能觉到背脊上淌下的汗水。牛津显得那样遥远。

当那具孱弱的小身子被蓝色手术巾遮起来时，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手术巾上只开

了一个长方形的口子，露出他胸骨外面的深色皮肤。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个孩子，只是外科

手术的一道难题了

回到手术室。手术刀从左到右沿着他的胸骨划了一道，鲜红的血滴滚落到塑料手术巾

上。电刀很快止住了血，它切到白色的骨头，嘶嘶作响，让我想起《现代启示录》里的一

句台词：“我最喜欢早晨闻到燃烧弹的气味了。”男孩的胸口升起一缕白烟，显示电凝的功

率太大了。我提醒操作员，我们是在给一个孩子做手术，不是选举教皇，麻烦他把电压调

低一些。

骨锯像解开拉链似的锯开了胸骨，骨髓溅出来，一点点落在塑料手术巾上。

我的两个助手都呆在原地，仿佛被这个空空的胸腔催眠了一般，都不能好好协助我了。

虽然我想表现得和善，但现在该退后一步了。你可以说这是职业的态度，也可以说我在自我保护，也许两样都有。

当亚伦没有提前告知卡列扬就来医院接他的时候，卡列扬并没有对其他的同事表明亚伦的身份。

我要告诉她，他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壮。不久就会有人在休斯顿被人一枪打爆脑子，如果他运气不错，就会得到那个人的心脏。

他的脸上出现了任何从麻醉中苏醒的人都有的释然和困惑——那种“我还活着”的表情

“没关系，我会尽量轻。”卡列扬说，“不会弄哭你的。”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我嗤之以鼻的东西，你却求之若渴。”

卡列扬在做爱的时候抽烟。

卡列扬在吃冰淇淋的时候为了让上面的草莓掉下来，把勺子往亚伦的方向倾斜了一会儿，只见亚伦的脸突然红了，犹豫了好一会儿凑上去就着卡列扬的手吃掉了那勺冰淇淋。他以为卡列扬是要喂他的意思。

同居，出门吻，一起吃一块年轮蛋糕。

打台球

在酒吧外面抽烟的时候偶遇。亚伦为了让卡列扬留下联系方式，骗他说自己有个朋友有心脏病。其实他在外面抽烟就是在寻找合适的成年人套近乎，好让他们帮自己写担保书。不择手段，没有下限，为了目的哪怕付出身体也无所谓。正是这种野心和生命力隐隐吸引住了卡列扬。

卡列扬有家族遗传病史，父亲和祖父都在年轻的时候死去了，卡列扬从得知这个消息以来，就开始有意识地疏远母亲，以便让她在失去自己时不用那么伤心。同时他学医也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救助更多有救的人，为此几乎透支了自己的身体。因为看多了病人换心后各种排异的惨状，他想要自己一个人有尊严地死去。其实还有个原因是他觉得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你他妈连自己要死了都不在乎，还在乎和未成年人上床犯不犯法？”

为了继续谎言，亚伦软磨硬泡海因里希让他配合自己的演出，装心脏病人，结果他们去医院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真的心脏病人。两个人的身体几乎是出于本能就冲上去救人。因为卡列扬无意中给他讲过一些救助心梗患者的方法，亚伦迅速反应过来，救下了病人（希尔达）。

西利亚曾邀请卡列扬做自己的学生，被后者找理由拒绝了。

卡列扬和亚伦在游乐场偶遇，前者正在和女友约会。

卡列扬（开玩笑地）答应过亚伦，他成年之后就考虑和他交往/卡列扬曾经心不在焉地告诉亚伦，成年之后才可以谈恋爱，结果亚伦成年的那个晚上掐着表滑着滑板去卡列扬家楼下喊他。

在一方不太情愿的情况下进行的性爱，强制性唤起

一方亲人葬礼之后发生的性爱

突然意识到自己想见对方的原因并不是为了做爱/发现想和对方一起做一些除了上床之外的事情。

全城大停电下的二人世界。

卡列扬请亚伦吃了很贵的自助餐，亚伦一开始还十分局促（从来没吃过自助），后来抵挡不住新鲜感，吃得非常开心。结果吃到一半卡列扬就被一个电话叫去做手术了，于是先去买了单让亚伦尽管继续吃，亚伦发现卡列扬并没吃多少（胃病），而且他一走之后好像再好吃的东西都不香了。

亚伦给卡列扬调了最后一杯酒“初夏”，基于莫吉托，自己发明的一款酒。

橙子汽水的甜味在他舌尖爆开。

碳酸饮料醉到天明。

“你先想好，我不会为了这个给你零花钱喔。” 糟糕的毒舌毛病。

然而对方看起来急不可耐到完全不会在意他说了什么。

卡列扬的公寓是租的，但看得出来是单身

西利亚给了卡列扬和他一起去另一个地方的机会，卡列扬动心了。卡洛琳认为卡列扬是个掰弯了人家就跑的混账

当卡洛琳追问时，卡列扬烦躁地转着笔。“听着，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如果你只是想和他上床的话，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总该不会是他把你当作假想中的哥哥或者……父亲吧？这是什么小警察养成游戏吗？”

卡列扬手中的笔飞了出去。

由于某些原因（可能是家庭因素），卡列扬不擅长发展亲密关系，追求无所依凭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同样让他恐惧。于是卡列扬学会小提琴，为了取悦他人（父母），学医是希望给人生找到一个锚点，被人所需要。他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如何去相信对方需要自己不是因为自己“有用”，而仅仅是因为“他是他”。他鲜少被一个人吸引，就算在恋爱关系中，也是凭借技巧狩猎对方，轻而易举让猎物上钩，这种过程渐渐让他无趣。当卡洛琳问起为什么亚伦对他的吸引是特别的，卡列扬思考了很久说“因为他病了。”而他天然地被病人所吸引，要去治疗他们，或者一起病得更重。

“这就直接上本垒了？”

“严格来讲还没有。”卡列扬心不在焉地回答。

“省省吧，看你这个黑眼圈，比在急诊科通宵坐班还重，难不成你们盖着被子聊了一晚上的天？”

卡列扬懒得开口，便摆了摆手，圈起手指做了一个插入的动作。卡洛琳见此皱了皱鼻子，嫌弃道：

“你可真下流。”

“这不是因为你追着问吗？”卡列扬委屈。

“大天才，欢迎来到凡人俱乐部。”

“你还没玩够呢？”

“除了脑子好，一无是处。”

“关于应该怎么去爱一个人，可能一个高中生都比你清楚得多。”

“你为什么可以把两情相悦搞得像援交？”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两情相悦啊？”

“话说出口之前先考虑好要不要得罪你的麻醉师。”

他们在男校。最不缺的就是青春期男生，和男同性恋。

**一段两个人虐的描写和心外科手术交替穿插描写。**

如果改邪归正那么容易，那正义不就显得太廉价了么。

“卡洛琳说得对，我是你的病人。”

## 摘抄

（木心）他们坐在街头的喷泉边，五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刚买来的一袋樱桃也不好吃。他们抽着烟，“应该少抽烟才对。”满街的人来来往往。

蜜蜂撞玻璃，春日午后图书馆。

还没分别，已在心里写信。

脸上一道浅浅血痕，还要若无其事带点痞气过来勾搭人。

十点钟街道只拥有路灯空旷发黄的光，他带着噪声穿行在红绿灯失效的空城。（大停电的夜晚，是亚伦的成年之夜，他滑滑板去找卡列扬）

**Godot《给你桃子》**

在五月模糊的字迹里，拘捕了一场爱情

我们席地而坐并想象着人群

不广阔，却又充满声音

她的胸腔里溢出两升血液，我的裤子、鞋子和地板上溅得都是。那是温暖湿润的好血，但是就这么浪费了。哪怕浇灌花园也比这要好。

完全是噩梦般的场景：病人的身体好转，脑却坏了。因为缺乏血液和氧气，她的脑部发生了肿胀。这导致颅骨内压力上升，脑干脱垂到下方的椎管里——这是医生的行话，意思是他妈的要不行了。

当你又泪如雨下，就变成七月的样子 （卡比巴拉的海）

成功的心脏外科医生是这样一个人：当别人要他说出三位世界顶尖的外科医生时，他

很难说出另两位是谁。

妙语连珠是猎物，支支吾吾是喜欢。

啊，真奇怪啊，因为喜欢你才没办法做浪漫的事情呀。

成长代表毁去一部分，保留一部分。保留的是什么，这是角色们的分歧所在。我看着他们行动，好像看到不同的我行走在不同的选择之中。

晴空日长，柔光醺醺。

## 1

突然开始搞没品年下文学，快速写个甜饼复健

高中生x社会人

一见钟情（？）双向暗恋（？）总而言之各种烂俗梗出没，注意防雷

卡列扬很长时间没有来过这家酒吧，今天只是被高中时期的狐朋狗友硬拉进来喝酒。自打在科室挂了个牌子开始见习生涯，一周六天、早六晚九的工作日程足以让人把寻花问柳的心思统统抛在脑后了。但此刻他站在吧台前，竟久违地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产生了一些隐秘的期待。

吧台后的那位年轻的酒保显然是新来的，作为这家酒吧的熟客，卡列扬很确定自己不会记不住这样一张脸。他长得实在是很好，脸庞英气，微卷的金发用发胶抓出形状，皮肤是让人联想起加州阳光的健康颜色。他的轮廓并非是甜美无害的类型，带着点少年人才有的野蛮性感，卡列扬一眼望去便知道这个人骨子里必然蕴着凶性。只是他脸颊上一点软肉尚未被年龄磨去，笑起来的时候颊边的酒涡过于稚嫩甜蜜，怕是要让很多人生出不知好歹的坏心来。

只是，哪怕他长得再好，也不该成为他来gay吧打工的原因。

或许是卡列扬打量的眼神太过明显，对方朝他这边看了过来。只一瞥，又慌慌忙忙地低下头擦起了手里的酒杯。

“那个杯子你已经擦了五分钟了。”卡列扬说。

他期待着可爱的尴尬神色出现在对方的脸上，没料到那个酒保扬起头来，不闪不避地对上他的视线：“这杯酒您喝了二十分钟了。“

他忍俊不禁，方才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些不知好歹的人中间的一个。

“能请你喝一杯吗？“

年轻人挑起眉，大剌剌地还以他同样的打量。“行。“好像勉为其难似的。

“那就一杯蓝色夏威夷。“卡列扬眨了眨眼，露出了老练的钓者感受到鱼竿振颤的那种笑容。

“你其实没到可以喝酒的年龄吧。“

卡列扬看着对方把嘴唇凑到杯沿，不知轻重地吞了一大口，突然开口说道。

果不其然，酒保吃了一惊，猝不及防间，把口中的酒液咕嘟一声全部咽了下去。一时间酸甜苦辣一齐在喉管炸开，他咳得像是要吐出内脏，和鸡尾酒颜色相若的蓝眼睛顿时盈满了水。卡列扬无比自然地探身上前拍他的背，一边辛苦忍笑一边欣赏着对方西装马甲包裹着的颈背线条。

终于，年轻人，或者说男孩，止住了咳嗽，凑在他耳边近乎凶狠地低语道：“不管你怎么知道的，不准说出去。“

卡列扬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我还有更厉害的把柄呢。“

男孩瑟缩了一下，抬手拭去了眼角溢出的泪液，强作出一副凶恶神情来，但依然下意识地凑近了卡列扬，想听他接下来说的话。

“你先告诉我，你今年究竟几岁？“

“……十七。“

“你应该是个直男吧，委屈自己来这种地方打工……我猜猜，为了赚学费？“

酒保再次惊讶地睁圆了眼睛，显然没料到卡列扬一猜即中。卡列扬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你的心思就这么全写在脸上，就算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也装不了大人。

男孩刚准备开口说些什么，卡列扬的朋友突然上前勾住他的肩膀，用露骨的眼神在他们之间逡巡：“怎么啦阿纳托利，叫你来的时候你还说已经对这些没兴趣了呢，这么快就找到目标了？“

卡列扬背脊一僵——放在平时他对这种调侃都消化良好，但此刻不知为什么觉得有点不自在。他不着痕迹地躲开了朋友的手臂，笑道：“聊聊天而已，我总不能对酒保出手啊，规矩我还是知道的。“

“客人，您要来点什么吗？“年轻的酒保迅速进入营业状态，脸上挂起了一个明晃晃的笑容。卡列扬是知道的，至少在这里，很多人对这种类型趋之若鹜，吧里的客人有小半都在明里暗里地看他。他严重怀疑对方其实也心知肚明，只是聪明地利用这一点多挣了不少酒水钱。

“也给我来一杯蓝色夏威夷吧，“卡列扬的朋友盯着他，玩味地笑了笑，”……你眼睛的颜色。“

卡列扬突然觉得有点反胃，不知是不是太久没喝过烈酒的缘故，刚刚咽下的小半杯酒一下子烧上了喉头。趁着对方转身去应付他的朋友，他迅速从衣袋里抽出一支笔，把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写在了一张纸巾上，压在账单下面，和今晚的酒钱以及一笔额外的小费一起推了出去。

等到做完这一切，他好像才刚刚反应过来自己刚刚做了什么似的。心脏没来由地鼓噪起来，一下一下在胸腔里撞击。他的手是握手术刀的，割开鲜活血肉都未曾颤抖，但此刻却几乎拿不稳一支笔。

“走了。”他匆匆和朋友打了个招呼，完全没有了继续喝下去的兴致，甚至不耐烦地挥开了挽留的手。他感觉到有一道视线打在了后背，但依然没有回头，堪称仓皇地逃出了酒吧。

## 2

“所以这就是你又和那家gay吧续约的原因？？？”

“不是！”亚伦激烈辩驳，“只是因为那份工作来钱快而已！”

“你知道这件事听起来有多奇怪吗，”海因里希用雪亮的视线扫射着他，“你不但不介意一个男人对你进行性骚扰，甚至还巴巴地在原地等他再来骚扰你一次？”

“我没有——”

“闭嘴，”海因里希皱眉，脸上写满嫌弃，“我看到你用学校的电脑搜索他的名字了，阿纳托利·唐·卡列扬，他是市医院的医生，比你大九岁——难以相信他竟然留了真名？！”

亚伦跳起来捂他的嘴，搁在腿上的三明治散了一地，然而他的好兄弟依旧无声地用眼神耻笑着他，一阵热风吹过，亚伦感到浑身的汗都像拧开了水龙头一样往外冒，他告诉自己这一定是因为这个热死人的鬼天气，而不是因为听到了那个名字。

他和海因里希在同一所孤儿院长大，又进了同一所中学读书，甚至连对未来的规划都非常相似——两个人都想考警校。然而有些心情，就算是这样要好的朋友也无法理解。事实上就连他自己也无法厘清。它就像炎夏的暴雨把人兜头浇得透湿，突如其来又猝然消失，只留下指尖发际潮湿的雨水味道。

亚伦对自己的性向毫不怀疑，事实上正是因为他直得不可救药，才根本不介意一头扎进基佬堆里，对喜欢的女孩怂得舌头都捋不直，对待男性追求者却能逢场作戏如鱼得水。

但这次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次一定不一样。他说不清那种感觉，只能用一件事反复地说服自己：卡列扬替他点那杯蓝色夏威夷的时候，没有说别的任何话，但亚伦偏就知道他是想说这杯酒的颜色很衬你的眼睛。他传达出的意味清澈而坦荡，酒还没入口，已让人微醺了。

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替他点蓝色夏威夷的人，但一定是最特别的一个。

于是一周后的夜晚，亚伦独自站在宿舍楼下的电话亭里，心烦意乱地拨弄着号码盘的时候，才会鬼使神差地掏出裤袋里那张写着卡列扬名字的纸。

他还有小半年就毕业了，学校的老师开始逐一找每个人谈话，让他们确认未来的报考意向。亚伦当然是想报警校的，他的科目成绩和体育成绩也完全没有问题，唯一的麻烦就是填报警校需要一名成年监护人做担保。

这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麻烦，尽管他在孤儿院的时候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好孩子，但硬着头皮也不是要不到一份担保书。但他已经长大了，早就不是孤儿院里那个无依无靠的小屁孩，应该有一点自己的社会关系了。没错，他已经快成年了，不应该再像依赖奶嘴一样依赖那个充满了尿布臭味的地方。他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成年人，并在更远的未来，成为一个优秀的警官，而今天迈出的这一步就是他勇气的证明。

亚伦成功地说服了自己，慢慢地打开手掌，那团纸巾已经被他蹂躏得看不出原来的形状，墨水顺着纹理浸开，变得模糊不堪，但好歹还能辨认出那一串号码。

该如何开口才算得体？晚上好，卡列扬先生？他的手指抚过那个漂亮的花体K字母，小声地练习那个名字的发音。

你走的时候都没有问我的名字呢。

## 3

夜里十二点，卡列扬从手术台上下来，精疲力竭，手套上沾着新鲜的血。

“刚刚你手机响了。”同级的见习医生换他的班来做收尾工作，擦肩而过时不经意说了一句。

“刚刚？”他反问，声音嘶哑。

“大概两个半小时前。”

卡列扬潦草地点了点头，长时间手术的时候人很容易失去对时间的概念。他拎起橡胶手套的边沿把它剥下来。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时常错觉那手套就是他皮肤的一部分，因而它剥落的触感叫他平白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手术室外的走廊灯光晦暗，只有标着“手术中”的牌子红得刺人眼。一排长椅横陈门外，一代代外科医生扭动的背脊把它们磨得十分光滑。几个焦虑的家属脸埋在手心里，不知是在祈祷还是在小憩。

卡列扬摁亮手机屏幕看了一眼，是一串陌生的号码，最后一次拨打是将近十点的时候。

他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回电，突然被一股大力拍上了背脊。他往前踉跄了一步，头差点撞在铁柜子上。

“今天干得漂亮，“方才手术的主刀医生声如洪钟，”不知道我们的天才见习生这一次又打了谁的脸？“

“艾伯尔医生，别开我玩笑了。“卡列扬揉着背，感觉自己简直被打出了淤青，“你也知道刚刚的情况有多凶险，不瞒你说，我吓得差点就尿裤子了。”

“知道了，下次给你接根导管，免得你丢我的脸。”

他们都笑起来。完成一台危险的手术就像打赢一场原本必输的仗，那种轻松畅快是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反正已经睡不着觉，艾伯尔干脆提议出去喝几杯。外科医生都是对肾上腺素上瘾的人，心外科尤其如此，他们始终亢奋，始终渴望行动。从流血的病人到停搏的心脏，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病房，从酒吧到派对，这是他们的生活。

很多人对卡列扬说过，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旁人看来，他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日常生活技能也退化得无可救药。他像是每天早上随随便便把这副皮囊挂上清癯骨骼，再顺手画上一张完美的笑脸出门，和穿上一件白大褂没什么区别，那副万事无所谓的样子在心外科这种地方是要招人嫉恨的。在这里所有人都必须分担生命的重量，必须被生存意义的拷问所折磨，谁的手术台上没经历过一点生离死别，都不会被这里的规则所接纳。心外科医生是一群衣冠楚楚的疯子，通常情况下还聪明高傲、铁石心肠。只可惜无论是从哪个方面讲，卡列扬都是其中翘楚。他把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一分不多，却又叫人无可指摘。最过分的是，作为一个临床实习三年有余的医生，他经手过的病人居然全部活蹦乱跳地出了院。

艾伯尔叫上了几个同样是刚刚下班的医生护士。虽然对卡列扬来说，睡觉的重要性通常要高那么一点，但是成功的喜悦感染了他。他隐约记起上一次出去喝酒的时候似乎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但很快他便把这些都抛在了脑后，和其他人一起搭上了深夜的计程车。

## 4

是日的晚霞是桃色兼橙色，橙色柑香甜酒调樱桃白兰地，三分之一冰。

外边暑热未消，但夜晚已经吸引人们涌到街上。海风阵阵吹，轻铁车窗外人群逶迤如海浪边的白练。夏天是这个城市最美的季节，热烈又暧昧，文雅又喧哗。宜和意中人沿着海岸线慢慢地走，宜就着低俗笑话开怀畅饮，宜燃烧，宜不计后果地去爱。

安德斯·亚伦站在轻铁车厢里，想象自己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吸收着冷气。以他们为圆心，人群不明显地散开了一些，或许是两个人的打扮和气质实在有些不良。但这两个疑似不良一人拿一杯冰镇饮料上车，尽管口干舌燥也乖乖忍着没喝，遵纪守法得就像新时代模范公民。

“你傻吗，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海因里希说，“我发誓这是我最后一次陪你去那家酒吧，上次有个不知死活的男的还问我要不要了解一下援助交际。”

“哦。”亚伦冷漠，“所以你了解了吗？”

海因里希骂了句脏话作为回答。

亚伦仿佛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兄弟最后有没有去援交，自顾自仰头四十五度角，抹掉不存在的眼泪：“你知道吗，我已经开始怀疑他……上次的那个人是不是也——”

他猛地停住。

“怎么……?”海因里希不解地顺着他的视线望去。轻铁正在减速，准备停靠下一个站台。透过车窗玻璃，站台上等车的无数张人脸模模糊糊地掠过，低头看着电子屏的，麻木放空的，焦灼难耐的，一张张疲惫的脸连成一幕精彩哑剧。

亚伦反身向轻铁行驶的反方向冲去。车厢里乘客众多，被撞到的人低声斥骂，他也顾不得礼貌，像一阵旋风着了魔，把大半截列车刮得满地狼藉。他听到一些声音，全都被风割裂成无法构成意义的碎片，海因里希的叫骂是所有声音里最响亮的一个，但也被他抛在了脑后。

——不会这么巧吧，说什么来什么？

他这么问着，心里其实明白自己是不会认错的，那一瞬间无数张脸都没入黑暗里，只余一副眉眼清峻分明。他像是一个贪婪的画家，在某个夜晚匆匆描下一幅速写，仅仅是那幅画像上的眉目笑语便让人病了一场。

如今纸上的石墨粉都被磨淡，才知道画也摹不来真人的万分之一。

亚伦险险在车门打开的前一秒来到了那节车厢，乘客从车门鱼贯而出，还好亚伦身高拔群，还是勉强能看到卡列扬的小半个头顶。

对方穿着一身休闲装，水洗蓝的牛仔裤，戴着耳机划拉着手机屏幕，看上去就是一个等车的普通上班族。门打开之后，他不动声色地挪到了队尾，和其他拥挤上车的人隔开了一个不近不远的距离，最后一个上了车。

亚伦平复了一下因为跑步而急促起来的呼吸，就近找了一个扶手搭着，掏出手机，协调面部肌肉，拗出了一个专心盯着手机屏幕却又因为没什么好刷而有点不耐烦的绝妙表情。一双鞋在他面前停住了，他抬起头，眼神惊讶又迷茫。

“……安德斯·亚伦？“

小影帝装出来的惊讶现在变成真的了：“你知道我名字？！“

卡列扬嘴角勾了起来，点了点他胸前的口袋：“这里不是缝着吗？”

亚伦下意识伸手摸了摸胸前，在口袋内侧触到了凹凸不平的痕迹，这才意识到这件衣服是孤儿院统一分配的，为了不搞混每个人而绣着名字。太他妈丢脸了。此刻他的尴尬媲美六岁时被喜欢的女孩发现他说梦话的时候会叫妈妈。

对方见他语塞，很体贴地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他这时才摘下了耳机，不过只摘了一边，看上去依然不是那么想对话的样子。亚伦从未如此觉得自己白长了一张嘴。今天天气真好？好个屁，没空调的地方能把人热死。你刚下班？废话。你在哪里做什么工作？警察查户口么。

“你在听什么歌？”

——操，他在说什么？

为了避开卡列扬的眼神，亚伦拼命盯着其他的地方看，视线滑过对方的颧骨和下颌线，落在嘴唇上。

卡列扬的脸颊上没多少肉，生了一副刻薄面相，但不笑的时候唇角也带着几分上扬弧度，也不知是天生的，还是礼貌刻进了皮肉里。此时那片嘴唇抿了一下，像是在忍笑，然后那里面传出的话语却让亚伦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要听吗？”

写的时候：太爽了，再来亿字

写完后：草，这恋爱轻喜剧展开是谁写的

## 5

在卡列扬的记忆里，那天傍晚极热。那是个周五，而周末通常不会有什么紧急的手术，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前一天他才会肆无忌惮地摄入那么多酒精。在宿醉导致的头痛中，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过了彻夜不眠、狂歌痛饮，第二天也能稳稳划开胸腔的年龄。

都怪艾伯尔。卡列扬阴沉地想。如果他昨晚没有拉我一起去喝酒，我今天就不会因为头痛而提早下班，不提早下班，也就不会摊上这种事。

看到亚伦的那一刻，他几乎要失态地转头就跑。不用照镜子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看起来一定糟透了。然而他前脚踏进车厢，后脚车厢门就关闭了。他只能别无选择地被人群拥到对方面前，和那双蓝眼睛对视。

卡列扬说不清自己心里究竟是否期待着和他重逢。自从那天在酒吧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他就一直后悔莫及，仿佛给自己套上镣铐，却把钥匙交给了别人。他爱现在自由无羁的生活，胜过爱其他任何东西。他曾为此背弃优渥的生活，一路漂泊来到这座城市，也曾在一段段感情渐趋平稳时，潇洒地抽身离去。但亚伦于他而言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谜题，他无法控制地被这道谜题吸引，却也明白这一次注定无法再置身事外。

亚伦把手在裤子上格外多擦了两下，才伸手接过他递过来的一只耳机，把它放在掌心愣愣地瞧，就好像那是个会咬人的活物。这副无所适从的模样多少让卡列扬找回了自己的节奏，他微笑着示意亚伦把它戴上。

男孩比他要高一点，于是只能稍微往他这边倾了倾身子，去就耳机线的长度。他身上热得像一个小火炉，手里没有喝的冰镇饮料迅速地化着，塑料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滴落下来，沾湿了卡列扬的鞋尖。

正在此时，轻铁突然起动了。亚伦下意识地想直起身保持平衡，却忘了他们之间还连着耳机线。他猛地被线扯了回去，手里的饮料也滑落下来，在车厢的地板上骨碌碌地滚了很远。

对心外科医生来说，打开每一个胸腔都像在圣诞节拆开一个惊喜包裹，没有人能次次料事如神。上天眷顾，卡列扬拥有一颗引以为傲的聪明大脑，即便是在最紧急的时刻也能冷静而富有条理地运转。然而在亚伦撞进他怀里的那一刻，他无法再思考也不愿再思考。去他的理性，去他的现实主义——去他的自由吧。

他的手臂在亚伦看不见的地方虚虚地拢了一下，像是拢住了一颗只属于他的、小小的太阳。

一个乘客重重地咳嗽了一声，两个人都像惊弓之鸟一样回过神来。亚伦往后弹了一步，样子紧张得有点滑稽。他低着头走了很远去捡他的饮料，回来的时候尴尬得脸上通红，过了很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你在哪站下？“

“我实际上已经过站了。“卡列扬耸耸肩。

“……啊？“

半小时后，他们又回到了亚伦打工的那家酒吧，只是这一次的气氛已经截然不同。

半小时前，卡列扬还在亚伦提出“要不要去酒吧坐坐”的邀请时浮想联翩，而现在他只想把自己连同脑子里肮脏的黄色废料一起打个包扔进垃圾桶。亚伦的小臂搭在木制的吧台上，头发依旧按照酒吧的规定向后拢着，配上西装和马甲，介乎少年和青年的身体轮廓让人联想起将熟未熟的桃，散发出不自知的诱人香气。

然而他手里拿着一张与酒吧格格不入的纸——那是一份担保书，薄薄一张纸上承载了过重的分量。亚伦注视着他的眼神认真又诚恳，卡列扬在这种注视下口干舌燥，忍不住又拿起桌上的啤酒喝了一口。

“你还有其他人选吗？”他垂死挣扎，“毕竟我们还没认识多久，我没理由对你负责。”

像是被“陌生人”这个词扎到，亚伦皱了皱眉，可怜兮兮地摇头。

卡列扬撑住额头，隐约感觉到自己已经被缠进了一团乱麻。偏偏此时，他的胃也开始作起妖来。早午饭都因为没有胃口而被他跳过，按理说他应该点一杯热牛奶，再随便吃点什么东西。然而成年人的尊严让他直接叉掉了在酒吧里点牛奶这个选项，不顾胃的大声抗议，点了一杯啤酒。

“其实你说得没错，我才是不讲道理的那一个。”亚伦突然说，“你认识我就是在这种地方，能对我有什么好印象呢？”

“不是，”卡列扬勉强按住翻腾的胃，硬生生挤出几个字，“我有点想——”

“如果我是你，也不会给一个未成年饮酒、还在gay吧打工的人签保证书。”

“不、”卡列扬低下头掩饰颤抖的嘴唇，第一次感觉自己的词汇量和胃容量都如此贫乏，“我是说，我会帮你，但我现在……”

他剩下的几个字终究没能说完。亚伦一抬头，就看到对方捂住嘴，脸色惨白地冲进了洗手间。

终于吐完胃里的所有残余酒精之后，卡列扬拧开水龙头，用冰凉的水狠狠抹了一把脸。

很好。他想。一比一，丢脸次数打平了。

那天晚上卡列扬是被亚伦送回家门口的。对方翘了班，去酒吧旁边的便利店买了一碗粥逼他吃下去，然后不顾他的推辞，执意拦了一辆计程车送他回家。走到公寓门口的时候，亚伦停住了脚步，小心翼翼地问他，之前说的事情他会不会考虑。

得，还是为了他的担保书。卡列扬苦笑，然后一边在心里鄙夷着自己的无耻，一边换上和善的长辈式笑容说道：“就像之前说过的，我会帮你。不过前提是，你要给我多一些时间了解你。“

高中生看起来欣喜若狂，完全没发现破绽。他伸出手臂，向前迈了一步，就像是想要给卡列扬一个拥抱。但是这个动作在半途就不自在地顿住了，换成了双手握住卡列扬的手拼命地摇。

“会的，“少年人的语尾快活地上扬，”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时间。“

这就是这笔糊涂账的开始了。

## 6

放学铃声一响，亚伦急急忙忙地拎起早就整理好的书包，一个箭步冲出教室。

“喂亚伦，今天也不打球吗？“后面有人叫他。

“约了人吃饭！“亚伦喊回去。

“这么着急，赶投胎似的。”被扫了兴的男生向朋友抱怨着，“这小子肯定瞒着我们在外面交了女朋友。”

十几岁的男生对“女朋友“这三个字有种条件反射般的敏感，很快便有一群人围了上来。

“我看没有，女生缘差成这样，上哪里找去。”另一个人搭腔，“我几次都看到他是和一个男人出去吃饭的。看上去还挺年轻，据说是他表哥？”

人群齐刷刷发出一声叹息，很快便又散开了。

海因里希默默在一旁清着书包，内心仿佛有万千羊驼呼啸而过。回想起进一个月来受到的迫害，在他心中卡列扬的罪状简直罄竹难书。一个月前，亚伦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把他扔在轻铁里，人来人往，海因里希带着满头的黑人问号伫立其间，思考着我是谁我在哪我要不要去把混账兄弟暴捶一顿等哲学问题。从那时起，亚伦便经常带着一种处男终于找到约会对象的表情出现在他面前，三句不离卡列扬。如果说那个时候海因里希还对这个未曾谋面的男人抱有一丝好奇和一丝敬佩的话，如今他认为自己已经彻底擦亮双眼，看清了那个老男人的真面目。

“他就是想泡你啊！“面对猪油蒙心的兄弟，海因里希痛心疾首，然而对方却露出了一脸奇怪的表情：“你在说什么呢，他脑子又没进水。卡列扬这种人，和我吃顿饭都一副纡尊降贵的样子，在他眼里我大概就是个长得比较耐看的二逼，他泡我那是我赚到了。不信你和我一起去吃一次饭。”

海因里希信了他的鬼话，陪他一起去和卡列扬见了个面。那历史性的第一次（以及最后一次）见面发生在一家街边的日料店，他和卡列扬坐在亚伦的两侧。塑料桌上凝结着陈年的油渍，用一张透明桌布草草掩去。海因里希默默看着他们俩从猪排饭应该浇什么酱，吵到亚伦的月考数学成绩，再吵到卡列扬的加班时长。亚伦怎么可能吵得过卡列扬呢，最后的结果是他气呼呼地猛吃一大口猪排，然后不出意料地被烫到了舌头，狼狈地吐着舌头吸气。

“都快成年了还这么傻。”卡列扬乘胜追击了一句，抄起旁边的水壶给他咕嘟咕嘟倒了一满杯凉白开。

“我没似，”亚伦怒道，“我也不洒！”

卡列扬看着他愤怒地灌下半杯水，很快又帮他满上了。他自己的饭还一口都没有动，只是偏过头看着亚伦吃，眼睛微微弯着。事情确实像亚伦说的那样，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海因里希还是觉得辣到了眼睛。他迅速低头扒完了自己的一份饭，起身准备付账。

一只手轻轻按在了他的肩膀上。因为瘦削，骨节泛着珍珠白色，手背之下血管则像青蛇游动。

“付过了。“卡列扬说。

这是今天的头一次，卡列扬完完全全把目光放在了他身上。海因里希突然有一点明白这个男人究竟是哪里让自己觉得不舒服了：即便是和他对视的时候，他似乎也并不真正地在看着自己，而是透过他看着什么遥远的地方，或是干脆什么都没有在看。方才和亚伦斗嘴的时候，他看上去实在很年轻，眼角眉梢都是少年意气，但此时他越过亚伦看着海因里希，身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沉下来了一样，连嘴角若有若无的笑意都隐隐含威。

海因里希慢慢地坐了下来，低声道了一句谢。那股气势便又无声地化开来，卡列扬顺势拍了拍海因里希的肩膀，调侃说亚伦这么熊，多亏有你才活到今天。

他知道这是一句无心之言，但心脏还是一下子沉了下去。亚伦还在专心致志地吃着他自己那份饭，没有留意他们的交谈。海因里希端起桌上已经凉掉的茶一饮而尽，礼貌地提出告辞。

“啊，拿着这个。“临走前卡列扬递给他一张名片，”市医院心外科，有事可以找我帮忙。不过，还是祝你永远别遇到需要我解决的麻烦。“

走出门外很远之后，海因里希回头看了一眼。透明门帘后，男人跷着二郎腿，在廉价的塑料桌上撑起手肘，看上去就是一个浸在这人间烟火中的普通男人。但海因里希却觉得旁人那些欢笑与悲伤都只是与他擦肩而过。

他不属于这里，或许也不属于其他任何地方。

## 7

【夏天到了，填一下这个夏天发生的故事】

【前文->】

【这篇的人设和原著有一点偏离，亚卡更像联盟时期侍卫官亚伦x侍卫长卡列扬，其他人物的性格可能也会有少许ooc】

亚伦早早地等在跟卡列扬讲好的地铁站。夏日的猛兽不打一声招呼就扑进了这座城市，光是杵在出站口等的那么几分钟里，汗就浸透了校服T恤。他噔噔噔地跑去便利店买了一支橙味冰棒，轮到他付钱的时候想了一会儿，又从冰柜里拎出一支青苹果味的冰棒说一起付。

他跑回地铁站，所幸等的人还没有来。一直到他啃完了整根冰棒，卡列扬才姗姗来迟，解释说下班的时候临时又有病人找。亚伦点了点头，把绿色包装纸的冰棒递给他，对方犹豫了一下，目光滑过他黏着糖水的手指，最后还是接了过来。

那支冰棒就一直没拆封，被卡列扬拿着进了屋。“那个，”趁卡列扬站在玄关换鞋的功夫，亚伦踌躇地发问，“我真的能进来吗？”

站在眼前的这间居室门口，亚伦觉得自己是这幅画面里唯一画风不对的东西。这间卡列扬口中的“酒店式公寓”有点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低层，临海，专人的打扫让这里随时随地都是窗明几净。房间的主人似乎并没有给这里原来的陈设添加什么个人元素，家具的线条利落干净，几乎没有多余的摆件，地面铺满浅灰色的消音地毯。亚伦并不算是同龄人中见多识广的那一类，但也看得出这里的租金定然不菲。

他顿时觉得卡列扬让他带一套换洗衣服过来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了，简直堪称未卜先知。要是真让他像去狐朋狗友的家打游戏时那样，一身汗地在房间里窝一晚上，还不如现在掉头就跑算了，他可丢不起这个人。

医生回过头来，像是被他这副局促的样子逗乐了，脸上浮现出看到泥地里撒了欢之后不好意思进家门的大狗的那种表情：

“犯什么傻呢。进来呀。”

亚伦冲过澡，像新鲜的剥壳水煮蛋一样热腾腾地出来，然后被房间里刺骨的冷气激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哆哆嗦嗦地摸到空调遥控器：好家伙，十六度。而干出这件事的人正裹着毯子坐在餐桌前——吃冰棒。

“吃过晚饭了？”亚伦问。

“在医院随便吃了一点，没什么胃口。”卡列扬说，“唔，这冰棒倒是挺好吃。”

说着湿润的舌尖从嘴唇里探出来，在棒冰尖端迅速地掠过。然后像是被那甜味蛊惑一般，又伸出舌头舔了一口，这一次舌尖灵巧地卷起一点棒冰汁，薄唇张合留下一线亮亮的水渍。

亚伦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方看过来的时候他会心虚地避开视线。但那眼神就那么定在了他身上，或者说，定在了他裸露出来的手臂上。

“你洗过纹身？”

亚伦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小臂。因为冲过热水的缘故，那里浮起一片大面积、轻度烧伤一样的红痕，一直延伸到白T恤的袖口处。一眼看上去确实明显，但一般人并不会这么准确地猜出成因。亚伦姑且将其归因于卡列扬的医学素养。

然而对方挑起眉，紧接着说：“看来你也并不是什么循规蹈矩的乖狗狗。”

亚伦刚要炸，突然灵光一闪：这家伙莫不是在套他的话？他还得求着这个人要警校担保书，现在被抓住把柄简直是最差的选择。高中生于是泄了气，生硬地转移话题：“我渴了。”

“冰箱里有牛奶，有手就自己拿。”

这算什么待客之道啊。亚伦一边腹诽一边打开冰箱，全然忘记了最初提出来卡列扬家的人就是自己。

对开门的大冰箱空空荡荡，寂寞如雪，角落里躺着几块不知年月的吐司和开过封的沙拉酱，冰箱门上却整整齐齐地码满各色酒精饮料，还按照品种仔细地分了类，但几盒牛奶却非常显眼地放在最外层，生产日期还是昨天，显然是卡列扬为了招待他而特意买的。

这个房间的一切都昭示着房主单身的状态。亚伦为自己的这个推理而隐秘地快乐起来，随即又为这份快乐感到不明所以。

他仰脖灌了一口奶——妈的，好甜。当我还是嗜糖的小屁孩吗？！

“喝好了就开始干活吧。”被吐槽的人一点都没有当一个好主人的自觉。他伸了个懒腰，抬手一掷，棒冰棍准确地落入垃圾桶，发出清脆的轱辘声。

“我他妈是不是少看了一集？”海因里希表情扭曲地问他。

少年人的身高一天一个样，更衣室里淋浴间的隔板好像昨天还高得能挡住整颗头，今天就只到下巴颏了。亚伦关掉花洒，从隔板上方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不懂你在说什么。海因里希，毛巾递给我下。”

他从自己的隔间绕出来找海因里希借毛巾，然而对方往后退了一大步，背脊都贴在了浴室墙上，一手捂胸一手捂裆：

“你、你不要过来！先给我把话说清楚！”

此时他们刚刚上完体育课，更衣室里的人并不少，但大家都叽叽喳喳各闹腾各的，倒也没有人听见他们刚才说的话。海因里希这一嗓子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他连忙装作无事发生过的样子，迅速把毛巾递给了亚伦，自己也用最快的速度擦干身体换上了衣服。等出了更衣间，海因里希才突然手一勾，把亚伦勾到了走廊里无人的角落。

“干什么，今天你怎么神经兮兮的。”亚伦不满道。

海因里希压低声音问：“他给你钱了吗？”

“给什么钱？就算给也是我给他钱吧，卡列扬可是辅导了我一晚上的数学呢。”

“……我问你，如果下次他说要带你去宾馆补习数学，你去不去？”

“不可能。我走的时候卡列扬说这是最后一次，他说我的脑子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亚伦委屈。

海因里希恨铁不成钢，伸手在他脑门上弹了个爆栗：“这就叫温水煮青蛙啊，你懂不懂！”

“谁是青蛙？”亚伦眨眼看他，终于摆出了一点认真求知的神情。

亚伦和海因里希两个人身高相仿，发色也相似，是这所男校里出了名的双子星（并非褒义）。他们成天混在一起，一入学的时候老师还经常会分不清，但实际上相处久了会发现他们两人还是非常不同的。海因里希比亚伦略高一些，处事更沉稳，所以亚伦在关键问题上一般都会听海因里希的意见。最bug的是这人从中学一年级就开始和亚伦在外面混，居然一直能保持非常不错的成绩，可见脑子也是好使了不止一星半点。

海因里希苦口婆心地劝了他半天，最后说：“总而言之，你最好别再接触那个家伙，尤其是不要去他家，要补习数学的话兄弟可以帮你。”

亚伦皱眉，半晌憋出来一句：“不要。”

“啥？！”

“你小子得意什么呢！上次数学不也就比我高了十几分吗？”趁他不备，亚伦一拳捣在他肩上，从角落里闪身出来，“再说了，我现在手里有他的名片，住宅地址，工作地址，还有各种角度偷拍的照片，哪怕他什么都不做，这些资料也够我敲他一笔。”

亚伦倒退着走了几步，朝着他摊开两手。夕阳的余晖被廊柱割成一片片血红的碎块，其中一片恰好叠在他的眼睛上。血色眼瞳的少年勾起嘴角笑得乖张而顽劣，是黄昏时分、在昏昧光线中现身的金发小恶魔：

“海因里希，你以为老子是谁啊。”

“你是傻逼。”海因里希说。

亚伦砰地一声撞在了身后的级主任身上。

## 8

这天的午休时分，麻醉师卡洛琳走进心外科办公室的时候，看见她的好同事正双臂交叠着趴在桌子上，目光无神。

“哟，卡列扬，瞧你这个黑眼圈比在急诊科通宵坐班还重。昨晚和谁春宵一度去了？”

卡列扬对这种友好的问候方式习以为常，但却一点儿也提不起劲回答，只是木然地看着对方把下午的排班表甩到他面前，然后大马金刀地在对面坐下了。

“你挡住我的阳光了。“他幽幽地说，俨然心外科的第欧根尼。

卡洛琳丝毫不为所动，屁股都没有挪半分，继续兴味盎然道：“怎么，遇上什么难啃的骨头了吗？快说来让我开心开心。“

麻醉师卡洛琳，比卡列扬早几年进医院，如今已经做到麻醉科助理医的位置，平时心外科的手术主要都是由她负责做麻醉，因此和心外的医生们十分熟稔。稳重可靠，技术过硬，强势中不失温柔——这是卡列扬在彻底了解她这个人之前对她的印象。

自从某天无意中撞见她和异地恋的女朋友视频，两个人之间便慢慢发展出了一种奇妙的默契。不过这种默契在更深入的了解之后迅速转化成了损友关系。拥有一段长达十年稳定恋情的卡洛琳，对他的感情生活颇有微词。而自由如风的男子卡列扬则对她的妻奴作风不以为然。

“我是个糟糕透顶的成年人。“卡列扬把头埋进手臂中间，闷闷地说。

“我知道，然后呢？“

卡列扬抬起头，谴责地看了她一眼，但最终还是决定信任这个为数不多的同道中人，把亚伦的事情尽量简略地讲了一遍。

……

“这是你哥？“亚伦指着茶几上的一个相框，问句直率得不太礼貌。

卡列扬把视线从平板电脑上挪开，看到他指的那张照片：照片上的自己穿着博士服，四角帽的穗带悠悠地晃在眼前。身旁的男人一手搭在他肩膀上，笑意温煦。鉴于这张照片是这间屋子里唯一一个涉及卡列扬私人关系的物件，他觉得亚伦的猜测也算是合理。

“是我的博士导师。“他说，”我们长得很像吗？“

亚伦托着下巴，对着照片和卡列扬真人打量了几回，皱眉道：“长得倒并不像……“

“行了行了，刚刚不是让你专心做题吗？“

高中生自以为隐蔽地翻了个白眼。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滑稽的是那眼镜中间并没有装镜片。小孩煞有介事地解释说戴上它是为了打开学习模式的开关，看着他做了几道题之后，卡列扬觉得这开关怕不是坏了。

亚伦本来盘腿坐在地毯上，这时候嗖地一下窜上沙发，凑近来看他的电脑屏幕：“你在干嘛？”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闯进了卡列扬的个人领地，还在兀自眯起眼睛辨认他论文里艰深的名词。向晚的天空琥珀色，起居室里一静若水，只有空调时而发出规律的响声。暧昧的微光落在他的眉骨和鼻梁上，像是流淌的蜂蜜。

卡列扬本能地想往后避，又不忍辜负这小动物一般无意识的亲近。只好就着这个姿势回答道：“这是最近我经手的一个重要病例，你看也看不懂。“

果然，亚伦很快便对论文失去了兴趣，转而问道：“你的家人不在这边住吗？“

卡列扬报出了一个遥远国家的名字：“我很早就出来住了，这间房子是自己租的。“

亚伦吐了吐舌头：“医生赚的就是多。“

“你的舌头是橙色的，好好笑。“

“靠！那你的舌头肯定也是绿的，张嘴！“

亚伦扑上来扳住他的肩膀，一手作势要去揪他的脸。他的筋骨矫健，猝然发动攻击的姿态近似猎豹。卡列扬早有准备还是被扑得顺着力道向后仰去。在这样的距离下，少年人脸颊的轮廓仿佛覆着一层蒙蒙的毛边，透澈的瞳仁里倒映出他自己。

蓝眼睛对着绿眼睛。一整个广场的鸽子在胸腔里扑棱棱振翅起飞。

而偏巧这个时候，对方的动作也顿了一下。

他急忙伸手推着亚伦的额头，把他从身上弄了下来。末了为了掩饰方才的心虚，还额外在那颗金色的头上多揉了几下。

——真是好险。

……

果然，他唯一的听众表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虽然不发一言，眼睛里却明晃晃写着四个大字：三年起步。

“好吧，“卡洛琳终于开了尊口，”不就是不小心看上了直男么，谁年轻的时候没干过，又不是什么恶心的事。“

“我差点就问他要不要留宿了。“卡列扬抬起头来，只露出一双眼睛，哀叹。

“……但为这种事脸红就有点恶心了。“

卡列扬凶恶道：“滚！这明明是压出来的红印子。”

“话说出口之前先考虑好要不要得罪你的麻醉师。”

卡列扬敢怒不敢言的表情显然极大地取悦了她。麻醉师顿了顿，表情严肃起来：“不过说真的，现在可不是谈恋爱的好时机。过几周102床的那个病人就要做手术了吧？那个人差不多算是你全权负责的，要是手术成功，心外科室历史上最年轻的助理医就是你卡列扬了。傻子才会放过这个机会。”

门外有人叫卡列扬的名字，他向卡洛琳略一示意，便起身要走。临走前，卡洛琳拉住他的前襟，低声说：“小道消息，西利亚教授下周就要来我们医院，他的新课题和你的病例有点关系，估计过不久你就有的忙了。”

卡列扬挑了挑眉，回了一句知道，从椅背上拎起白大褂披上。那一瞬间，方才的那些困扰与憔悴的神色全都无影无踪，他又是那个无懈可击、令人信任的心外科医师了。

卡洛琳看着他的样子笑了，伸手重重拍了下他的肩膀：“大天才，赶紧找个人睡一觉，把你的小男孩忘了吧。”

对方却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扫了她一眼，笑得迷人而狡黠：“头发染得不错。”

窗外蜜蜂撞玻璃，云雀乱啼。

## 9

-我下周三晚上没空，不用等我。

-那下下周呢？

-下下周也是。

-不是周三的晚上可以吗？

-其他时候都要值夜班。

短讯流断在了这里。亚伦这个月那点微薄的话费又告罄了。他的腿自己带动自己冲下了楼，在他意识到之前已经来到了宿舍楼下的电话亭。手指停在拨号盘上，最终却没有按下那串烂熟于心的号码。

这周末他从打工的酒吧出来的时候，空气黏热滞重，预告着一场倾盆大雨。果然，他在巴士站等了没多久，雷声便隆隆地响起来。

他没有带伞，回学校的巴士又迟迟不来，眼看着雨就要落下来了，远处晃晃悠悠地驶来一辆巴士，车头朦朦胧胧地亮着“市医院”的字样。亚伦甚至都没有多加思索便跳上了这趟车。

夜晚的巴士把他晃得迷迷糊糊，直到巴士上的人都走空，司机不耐烦地催促他赶紧下车，亚伦才倏然惊醒。雨已经下了起来，他把书包顶在头上冲过雨幕。他完全是一时冲动才想到来医院找卡列扬，事前既没有通知对方也没有提前打算，这会儿被淋了个透湿，也不好意思顶着这么一副尊容上去找人，仓促间只好拐进了医院楼下的一家便利店。

亚伦厚着脸皮在店里坐了半个钟，直到黏在皮肤上的湿衣服被空调吹到发冷。他站起来找店员借手机拨了卡列扬的电话，没有人接。亚伦揉了一把湿淋淋的头发，突如其来的沮丧像一个巨大的浪头一般，把他浇透了。

你是傻子吗。他问自己。之前被刻意忽略的那些细节此刻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在他的头脑：卡列扬从来都只和他约星期三，打电话的时间段也严格限定在晚上六点到七点，在你刷杯子的时候他说不定正在和暧昧对象调情，顺便为对方点一杯和他瞳色很像的酒。往好了想，他或许正在手术室抢救一条生命。但每天需要他的人有那么多，桩桩都事关生死，他又哪里分得出心思照顾你的感情？

于是店员看着男孩的肩膀垮了下来，低声道了谢便打算出门，临了仿佛觉得不好意思似的，随手在货架上拿了一盒东西要付账。

直到掏出钱来的时候他还没觉得不对劲。有人突然从背后拍他的肩膀。

“我猜你想要的其实是这个？”

白皙的手指微微屈起，将一盒口香糖往前一推，恰好将收银台上原本放着的那盒安全套顶到了一边。

亚伦转过头对上那双眼睛，心里不啻晴天霹雳：为什么最丢脸的时刻偏偏总能被这个人遇上？！

卡列扬戴着口罩，看不见表情，但那幸灾乐祸的眼神亚伦再熟悉不过了。即便是长成了一个在酒吧被人露骨地搭讪也脸不红心不跳的混账青少年，被在意的人发现自己把口香糖拿成安全套这件事还是太过羞耻。高中生正还在自己和自己怄气，一怒之下蹦出一句：“我买什么用不着你管！”

带着一种阴暗的成就感，他看到笑意冻结在了对方的眼睛里。但成年人的失态也只是一瞬之间，卡列扬旋即耸了耸肩，表示请君自便。

亚伦硬着头皮掏出明天一整天的饭钱拍在收银台上。店员也是个见多识广的，眼神在他们之间溜了一圈之后，便顺口推销起配套的润滑液。身后等着付款的顾客越来越多，亚伦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但卡列扬却站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手笼在白大褂口袋里，摆明了事不关己。

这一尴尬的开场，使两人在走出便利店的时候中间隔了足足三个人的距离。卡列扬望着前方，而亚伦看着一边。直到成年人一言不发地撑开了伞，他才往卡列扬那边挪了挪，但眼睛依然不看他。

“生病了？”

“没有。”

卡列扬顿了顿，却没有问他来做什么：“你要去哪里？“

“……不知道。“

“那我要上楼了。“

“……”

“你还跟着我干什么，想跟我去值夜班啊？“

“嗯。“

卡列扬突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亚伦没理他，他却笑得越来越凶。高中生皱着眉，试图用眼神询问他是不是脑子终于坏掉了，却正好瞧见对方用手指勾住耳后的线，将口罩摘了下来，唇角扬起的弧度像是微风吹皱静潭：

“为什么来找我？”

“我不是来找你的。“亚伦咬着齿关回答。

此时他们已经走到了住院部的楼下。身旁行人来来往往，病人步履缓慢，医者们则行色匆匆。黑伞的伞缘垂下繁密的雨线，伞外的一切都模糊失焦，衬得伞内人的轮廓愈发清晰分明。听到他的回答，卡列扬的嘴角动了动，那笑容的意味便突然变了。

“伞给你，自便吧。”

伞柄不由分说地被递进亚伦手里，他连忙说：“那我——“

“不用还了。“

不知是不是亚伦的错觉，卡列扬的声音突然带了烦躁。年长者把口罩戴好，转身就要走进雨里，不料住院部大门里突然走出来一个人，刚一走近便撑开伞把卡列扬罩在了下面。亚伦递出伞的手尴尬地顿在了半空。定睛一看，来人也穿着一身白大褂。

“日行一善呢，卡列扬医生？这是你的病人？“

飞速上升的电梯里，亚伦、卡列扬和卡洛琳站成了一个标准的等边三角形。

虽然这个女医生看自己的眼神仿佛泛着绿光，让他有些发怵，亚伦还是在卡洛琳邀请下顺坡下驴地造访了心外科办公室。但把他带过来之后，卡列扬脚都没迈进门槛，就以夜间查房为由匆忙离开了。亚伦则在沐浴了整个科室的注目礼之后被带到卡列扬的办公桌前。卡洛琳给了他一条毛巾让他擦擦头发，闲聊了几句之后，很快也被人叫走了。

身上沾着从酒吧里带来的烟味，衣服半干不湿地贴在身上，裤兜里还塞着一包安全套

楼道里对卡列扬打招呼的病人

## 10

被雨水沾湿的忍冬的潮湿香味

“对。”

“不是。”

两个人同时回答，然后不约而同地转头怒视对方。卡洛琳挑起眉毛打量了一下亚伦，视线尤其在他的金发上停留了片刻，然后露出一脸了然的表情。

“这是干什么啊医生，人家浑身上下湿成这样还忍心把他打发走？不如你给我介绍介绍这位——”

“安德斯·亚伦。”

女医生有些惊讶地看向他，

“为什么来找我？“

因为想你了啊。

## 11

在音乐课叮咚的钢琴声中，亚伦走神，扔纸团子给海因里希